

湖畔笔记

许俊文

空旷

像面对着一幅巨型山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块的留白,空旷而寂静,人立马感觉就微小了。于是就有了远眺和呼喊的欲望。我张开嘴巴,放肆地吼了一嗓子,然而声音却停留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内。

好一座空旷的湖!

升金湖四围皆山,但它们却退得很远,像水墨洒在生宣上的一抹淡青,隐隐绰绰的,它们把广阔的空间留给了湖。那湖呢,也仿佛心领神会,借助湿地、滩涂、草甸和缓缓的斜坡与山保持着某种血脉上的天然联系,看上去两者浑然一体,并无明显的界限。湖与山的这种相互揖让,恪守的是自然界的伦理,它们让出了彼此的境界。天地间,大凡真善美的东西,都懂得让几分,高山让出河流,河流让出农田,农田让出一道道土埂,土埂让出花花草草,而不是一味地排拆,也不是所谓的抱团取暖。这也适合散文与其他。

其实,湖水也懂得让,它让出了周围大片的湿地;湿地再让出了滩涂;滩涂让出乱花浅草的甸子。它们就在这谦谦君子式的你揖我让中,营造出一方生机勃勃的空灵世界。

比我先一步驱车抵达湖边的几个游人,站在湖畔指指画画,他们不约而同地向空旷的湖面扫了一眼,又仰首看了看同样空旷的天空,埋怨这里太空寂、单调了,于是旋即转身离去——也许人头攒动的杭州西湖更适合他们吧。这几个人一走,我感觉仿佛从画面上被抹去几点多余的缀墨。

空旷中,我偶然发现一个墨点,许是离得太远,那墨点仿佛是静止的,似物非物。此刻,我宁愿把它想象成远古时期一只拿着毛笔的手,慎重地在粗糙器物表面留下的一个圆点。那“点”是开始,是存在的确定,是亘古之初的安静。因为安静到了极致,“线”有了探索出走和表达的欲望。

果然如此。在我久久的凝视下,远方的那个“墨点”便有了动感。它像落在匹硕大无比丝绸上的一片秋叶,被微风的手掌轻轻地推移着,缓慢而有耐心。诚然是一只小船。恍若从太初的时光深处向我缓缓摇来,欸乃的桨声里,众鸟起起落落。那一刻,所有关于远古的文字描述,都没有这只于无边空旷中的小船来得生动。

同样,空旷到了极致的天空也起了变化。起初,一只大胆的绿头鸭闯了进来,它在瓦蓝的天空上兜了一圈,然后画

了一条曲线,又反绕了一圈,发出几声只有同类才听得懂的嘎嘎的叫声。紧接着,是三五只,七八只,后来是一群接着一群。大雁和天鹅也来了。几只鸬鹚亦跟

踪而至。其实,它们千万里寻找的湖,此时就在腹下,可它们似乎并不急于降落,而是在湖的上空盘旋着,鸣叫着,时而消失在远方,转瞬又飞回来。空旷的碧空因为有了它们,显得更加渺远和寂静。

这些从遥远地方匆匆赶来的鸟们,在此作短暂的休憩后将继续它们南飞的征程。升金湖的空旷,好像就是为它们准备的。

地书

不是我拽文,如果将升金湖上空变换的雁阵比作天书,那么湖畔的那无数条活泼的溪流就是象形的地书了。

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汉字起源于自然,我们的先人细察物象和鸟兽行迹而造汉字,其中肯定与河流有关。灵动的河流逶迤蜿蜒,起伏跌宕,急缓有致,它与羊毫下变幻无穷的墨线是多么相似!

在人迹稀少的升金湖畔,一条条溪流至今还保留着自然的原貌,它们在草甸和湿地上恣意地流淌着,该直的直,该曲的曲,该牵手时牵手,该拥抱时拥抱,该独步时独步。其宽窄、深浅、走向,完全遵循着自然的法则,没有谁去打扰、改变它们,因而这里的每一条溪流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和审美品格。这使我想起北方的一条大河——淮河。十几年前,我曾经用脚步把那条河流从头至尾丈量了一遍,沿河看到的景象着实令我触目惊心,在河流几乎所有拐弯的地方,一台台工程机械都在紧张地忙碌着——切弯。一位水利工程师告诉我,淮河的弯道太多,洪水下泄不畅,容易造成洪涝灾害。这当然是一种理由,但并非是正当的理由。一条河流的形态,拐几道弯,能走多远,那是上苍赋予它的权力,其利与害,也是受着冥冥中的一双无形之手调控的,你怎么说改就改呢?反正我想不通。

升金湖畔的溪流是幸运的。这份幸运来自后工业时代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咄咄逼逼。有一句俗话说得好,不见棺材不掉泪。而当大自然正在悄悄地为其创造的人类准备棺材时,人类放纵的行为不得不有所顾忌和收敛。也许升金湖正是这种人与自然博弈的稀有结果。

游走于升金湖畔,我从这些溪流身上,依稀看到了古老汉字的最初形态,它们像是被钝器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镌痕,或烧制在泥土上的记忆,古拙、朴茂、恣意,充满着象征和隐喻。现代人你就是耗费一生,也无法抵达它们的美学境界。这些溪流的线条,或圆润,或方壮,结实似枯藤,活脱如游龙,优雅若平直且微微上挑的中式建筑的屋檐,有着无限延伸的可能性,会让你生发出无穷的美好想象。尤其是在溪流的转折处,最见书写者(造物主)的心境与情绪的律动,笔锋所至,或滯涩里隐含着凝重,或舒缓中释放着欢悦。我的一位热爱书法的朋友,在见证了升金湖的溪流之后,不无感慨地说,这里的每一根线条都能够在古老的汉字书法中找到对应。

我不懂书法,但是我却在一条条溪流书写的横撇竖捺中,读懂了大自然的遗梦:自自然然。

倒影
李昊天
摄

视茶如归

鱼丽

“饱参笋粽味方回,细啜茶瓯雪渐来。”冬天,最美的事情,莫过于寒夜读书,还有饮茶。

冬之日,喝一杯来自武夷山的手工小种红茶,满心暖暖的。

宋代诗人杜耒有诗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整个冬天,都可以饮茶,茶是冬日的小令。人过中年,需过简单的日子,一淡饭,一薄书,一粗茶,慢慢地,用心地,品味古人颜回所谓“最乐之处”。

虽是寻常岁月,可因有了《茶经》便不同。虽是饭白茶甘,也能品出茶道的至深境界。

从《一之源》到《十之图》,仿佛是一幅渐次展开的册页。只需半盏茶的时光,就可将《茶经》通读一遍。整本书似袁枚的《随园诗话》,一小段一小段的文字读起来,每一个环节,都能映出陆羽的品味格调、境况追求,让人品咂有味。

陆羽是个有始有终的学者,他为了帮助人们莫忘茶事,在《十之图》中提出:

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

即是说,把《茶经》所讲述的茶事内容,或四幅或六幅,分别写在绢素上,悬挂在座位旁边,这样,茶的起源、采制工具、制茶方法、煮茶方法、饮茶方法、有关茶事的记载、产地以及茶具的省略方式等内容,抬眼就可以看见,并记在心里。于是,《茶经》从头至尾的内容也就完备了。

那一缕缕茶情诗意,凝固在方方细细的绢素之间,无疑会升华出别样的情致;听上去,“陈诸座隅”的《茶经》,虽像是案头小小文玩,但于传统文化之中,却清晰反映出很深的认知。很显然,陆羽这样做富于深意。

随着饮茶的风行,且势力愈盛,它渐从茶事中独立出来——需将《茶经》所述的九项内容书写、装裱之后,另外以简便的方法悬挂起来,用作从容观赏。

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据《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

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陆羽毕竟善写茶书笔记,《十之图》只是精短的一段话,便将以前的茶意简洁明了地概括了,以雅趣之思,为本文画下了句点。在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陆羽提炼出高雅的艺术情趣,并且以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一部《茶经》,也就此成为茶之风雅的渊薮。其中的繁复和华丽,是需要用心才能品味出来的。

在饮茶场合,挂出一幅书写《茶经》的图轴,作为观赏,一个雅致的背景就被烘托出来了,也是饮中雅事。饮茶原有一定的仪式,又要用各种适当的茶具,还要挂一张《茶经》素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文化氛围。用现代人的说法就是饮茶有一个审美的环境。时时处处,可知前辈风雅,无处不在。

《十之图》的讲究,其实就像是在那一尺半高的红木小屏风上,绘着春夏秋冬四季的茶事底色,然后看陆羽如何对茶经、茶道侃侃而谈,好似看一部茶之“烟云录”。

如此丰富的著述,因用简洁古朴的文言写来,不过七千余字,因而可以浓缩在绢帛上,悬挂在壁上,作为艺术发展成熟时代的室内陈设,文人情趣也就此依凭挂轴的形式来传达,拼贴出一份平易近人的茶之美学。

“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这是传世三百首寒山诗的最后一首。读到这首诗,就会让人想到陆羽,也可以想见盛唐人的洒脱和自信,是那种淡然见深远的风格。

给人较为切近的感觉是,《茶经》一事仿佛日渐从生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并因此把各种装饰也一并纳入礼仪制度。元代诗人罗先登《续文房图赞》咏玉川先生:“毓秀蒙顶,蜚英玉川。搜搅胸中,书传五千。儒素家风,清淡滋味。君子之交,其淡如水。”陆羽挂图于壁上,给人的印象就是“儒素家风,清淡滋味。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在一种幽静淡远中,体味茶轻雾般的滋味。当把陆羽的《茶经》通读几遍之后,再去饮茶,越发能够感觉到冬天的况味了。

